

世间之路

A
WAY
IN
THE
WORLD

〔英〕V.S.奈保尔 著

杨振同 译

世间之路

〔英〕 V. S. 奈保尔 著
杨振同 译

A
WAY
IN
THE
WORLD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间之路/[英]奈保尔著;杨振同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8
ISBN 978-7-5442-6282-8

I. ①世… II. ①奈…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48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037

A WAY IN THE WORLD
Copyright © 1994, V. S. Naipaul
All rights reserved.

世间之路

[英] V.S. 奈保尔 著
杨振同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陈 蒙 赵雅平
装帧设计 伦洋工作室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282-8
定 价 4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 1 序曲：一份遗产 / 1
-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 10
- 3 新衣服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 38
- 4 过客
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 / 62
- 5 流亡 / 97
- 6 一包文件、一卷烟叶、一只乌龟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 148
- 7 一个新人 / 193
- 8 在荒凉的海湾里
一个没有写出的故事 / 222
- 9 回归故里 / 321

序曲：一份遗产

四十多年前我离开了家。那时我十八岁。六年后当我回来时——回得很是缓慢：乘一艘轮船颠簸了两个礼拜——觉得一切都既陌生又不陌生：突然到来的夜晚，叶子硕大的树，萎缩的街道，瓦楞铁皮屋顶。要是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就会听见所有开着门的小房子里传出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那些美国广告的配乐短诗。六年前我很熟悉“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播放的配乐广告短诗；而现在，对我来说这些配乐短诗全是新的，仿佛是别人的民歌。

大街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印象中的要黑：非洲人、印第安人、白人、葡萄牙人和混血的华人。不过在他们的房子里时，他们并不显得那么黑。我猜想是因为在大街上，我更大程度上是个看客，算是半个游客，而当我去到某个房子里，就是和我相识多年的人在一起。因此我更容易看到他们。

回家就是这种与印象的戏耍，就像当初我玩儿第一副眼镜，透过它看到的世界轮廓清晰，小小的，不那么真切，放下眼镜，看到的是一个尺寸标准、真切但却模糊的世界；就像我玩儿第一副墨镜，在炫目的光

线和冷色调间切换；或者像我在这首次归家时第一次接触空调，我喜欢从凉爽的空调房走到炎热的外面，然后再回来。这么多年里，这么多趟回来，我总归是及时地习惯了那些新东西，但关于真实的交替和移位从来都不曾真正结束。只要我愿意，这种交替召之即来。从二十年前开始，每当回去，我都会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自己置身于半梦半醒之间，一切都既熟悉又不熟悉。那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有点像儿时有过的那种感觉：那次是在雨季，我“发烧”了。

一次回家期间，那一次就有像“发烧”时的感觉，我听说了列奥纳德·赛德的故事，他是个糕饼装裱师，也是个插花能手。我是从一个学校老师那里听来的。

她在一所新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镇子的郊外，那一片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都还是乡村，是一片一片的种植园。学校的场地看上去仍像是一片收割过的甘蔗地或者是椰子林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一座简易的两层水泥大楼——绿房顶，奶油色的墙壁——孤零零地矗立在那片空旷的地上，遭受烈日的暴晒。

那个老师说：“早年间我们做的工作颇像社会服务，学生主要是劳工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兄弟、父亲或者亲属进了监狱；她们谈起这些事情很是习以为常。有一天，就在那所烈日炙烤下的高温校园里，一个老教师，印度裔长老会女教友，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议我们应该举办一个五朔节^①花会，让女学生们对此能有所了解。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们决定让那些女孩子做花艺展示，给做得最好的女孩子发奖。

“要是发奖，就要有一个评委。如果没有一个好评委，那这个奖也就没什么意义。让谁来做这个评委呢？我们所教的那些孩子是非常愤世嫉俗的。这来自于她们家庭的耳濡目染。哦，她们是非常恭敬的，可是

^①欧洲传统民间节日，人们通过采摘鲜花或跳舞等欢庆活动迎接春天的到来。

她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靠不住，她们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些地位比她们高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从政府机关或者教育部请人来当评委，也不能请太有名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可选的人就不多了。

“一个年轻女教师说，列奥纳德·赛德应该是评委的最佳人选。这个教师非常年轻，她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刚刚从公立师范学院毕业。

“谁是列奥纳德·赛德？”

“那个女孩还要想一想，然后才说：‘他一辈子都在和花儿打交道。’

“过得去。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人物。她说，列奥纳德·赛德在妇女志愿协会讲了几次课，那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要找他就去那个地方。

“妇女志愿协会在战争期间成立，效仿的是英国的女子志愿服务队。该协会在市中心的帕里角有一座楼。帕里角什么都有：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一家出租汽车修理厂、一家殡仪馆、两家咖啡厅、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兼干货店，还有若干小房子，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住宅。帕里角的一切都归名门望族帕里家族所有。

“我去帕里角很方便，就主动提出我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谈。妇女志愿协会的那座小楼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就有了。那平整的前墙——一堵厚厚的碎石子儿墙，刷了石膏，也涂了油漆，两端还贴着粗糙的石板——紧挨着人行道直立着，所以，前脚刚刚离开那狭窄的人行道，后脚就直接迈进了楼的前庭。前门不偏不倚，正好处在那堵临人行道前墙的中间，门两边是挂着窗帘的小窗户。门窗都挂着棕黄色百叶窗，连着可以一下子都提起来的木头横板，并用一个铁扣针关上。

“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旁。那刷了石膏、凹凸不平、落满灰尘的墙上挂有英国情报处的海报。伦敦塔，英国的乡村风景画什么的。

“我说：‘他们说，我在这儿可以找到赛德先生。’

“‘他就在那儿，马路对面。’办公桌旁的女人说。

“我穿过马路。和每天的这个时候一样，马路上的柏油又软又黑，黑得跟帕里角的公共汽车车库的油渍斑斑的水泥地面一样。我进去的那座大楼很有现代感：墙上贴着灰色的装饰性水泥块，仿的是凿刻出来的石头块。那是个非常干净素洁的地方，好像医生的办公室。

“我对坐在前台的那个女孩儿说：‘赛德先生呢？’

“她说：‘直接进去。’

“我走进内室，几乎不敢相信我看到的那幕：一个黝黑的印度男人正用他自己的手指，对放在他面前的一张平台或木板上的一具死尸做一些事情。原来，我已经走进了帕里角的殡仪馆。那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广播电台天天都播放它配着管风琴音乐的广告。我寻思列奥纳德·赛德是在给尸体化妆。‘化妆’，我只是知道这么个词儿。我对这件事本身一无所知。我吓坏了，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从那个房间跑了出来，跑过前庭，终于回到了外面的空地上。那个男人跟在我身后也跑了出来，用轻柔的声音叫着：‘小姐，小姐。’

“虽然我见到他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给台子上的尸体化妆，但说真的，他长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很乐意担任女学生插花比赛的评委。他甚至说，他想提供一等奖奖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他将做一个特别的花束。他也真的做了：一小把含苞待放的粉色玫瑰花束。我们的五朔节花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年过去。又到了举办花会的时候，我又要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这一次我可不会忘记了：我是不会去殡仪馆的。我只会去妇女协会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一天下午放学后，大约五点钟，我去到那儿。那座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满当当的全是女人，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列奥纳德·赛德正在用面团做什么东西，用那毛茸茸的手指捏着面团，用那些手指再加些牛奶，然后再加一点黄油。

“他在教那些女人如何做面包和蛋糕。他把面团捏好后，开始教她们如何给蛋糕涂糖霜，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使劲儿把彩色的糖霜从特殊的圆锥形卷筒或者说裱花嘴里挤出来。他一直挤，从被那毛茸茸的手指挤过的裱花嘴，钻出一朵粉红色或是绿色的玫瑰花蕾或花朵，然后他再用粘着糖霜的手指把花朵固定在柔软的涂了糖衣的蛋糕上。女人们发出一阵阵‘噢’‘啊’的赞美声。而他呢，沉浸于他的观众和他的工作之中，继续忙活着，好似一位魔术师。

“可是，我并不喜欢看到那些手指干这种活儿。最后，还是用那些手指，他把那些小小的成品当作礼物送给那些女人，让她们当场吃掉，我就更不舒服了。他喜欢给人送些小恩小惠。送这些小玩意儿有点类似在教堂里送圣饼，而那些女人呢，聚在一起，带着类似的尊敬，吃着、品尝着。

“第三年来了。这一次我不准备去帕里角和列奥纳德·赛德见面了。心想我可以去他家。此前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住了。他就住在圣詹姆斯区^①，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这倒是出乎意料：他住得离我这么近，过着那样的生活，而我居然一无所知。

“我是放学后去的。我穿着一条窄长的黑色长裙，一件白色衬衫，提着一个装学校课本的包。我停下车，按了按喇叭。一个妇女走出来，来到午后阳光照耀下格外明亮的前廊，她说：‘进来吧。’就这样，就像她认识我似的。

“当我走上台阶，来到前廊的时候，她说：‘进来吧，大夫。可怜的列尼，他病得非常重，大夫。’

“大夫——可能是因为我开着汽车，按响了喇叭，还提着包，穿着那样的衣服。我想待会儿再解释吧。我跟着她穿过圣詹姆斯的这座老旧

^①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的一个行政区。

的小木房子，来到里面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了列奥纳德·赛德，他病得很重，抖个不停，但他的穿着打扮却是要和医生见面的样子。他躺在一张有四个闪闪发亮的铜柱子的床上，上方有带花纹的顶篷，他穿着绿色的丝绸睡衣。他那毛茸茸的手指放在丝的或是绸的床单上，他把床单当被单用。他精心地摆放着自己的身体，被单在后面叠得整整齐齐。

“一个细腿床头桌上，也许是个花瓶置物台上，摆放着一个铜花瓶，花瓶里插着绉花；两把简单的带藤条底座的曲木椅子上，放着丝绸靠垫和大大的蝴蝶结丝带。我立刻就明白了，那些丝绸大部分是从殡仪馆弄来的，是覆盖棺材和陈列尸体用的材料。

“他是伊斯兰教徒，大家都知道。可是他与他工作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他给基督徒陈列尸体，尽管没什么人想过这一层——他甚至在卧室内挂了一幅镶着画框的环以光轮的基督圣像，圣人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举着一根手指表示祝福。

“那幅画像挂在门上面的正中间，前倾的角度使得那根祝福的手指像是指着床上躺着的这个人一样。我知道，那幅画像挂在那儿并不仅仅出于宗教的原因：也是为了那一份美，那些色彩，那金光，以及基督那头波浪般的长发。我觉得，比起看见他给尸体化妆，以及后来看见他还用那些手指捏面团，然后挤出来那可怕的一团团小糖霜，这一次我更加震惊。

“当时是下午后半晌了，天还很热，窗户里飘进了圣詹姆斯那些污水坑的臭味儿。那些土院子里有分散着的小木房子，三两家为一片。院子里有污水坑，是从厕所污物流出来的细流，绿莹莹、亮闪闪的，流淌着，然后流到泥土里，干掉；还有那褪了色的石头，人们洗好的衣服搭在那里晒得发白；还有那一片片形状各异的地块，地上堆积着尘土、沙子和碎石子儿，种着果树和小树丛，呈现的效果不是一座座花园，倒像是一片植物杂乱丛生的荒地。

“看着那放在被单上的毛茸茸的手指，想到这座房子和刚才叫我进来的女人——他母亲——我对他的生活百思不得其解，为他感到难过，感到害怕。这会儿他病了；他需要帮助。我无心再和他谈女学生和五朔节花会的事儿了，我离开那座房子，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我寻思，让我心烦苦恼的是他的审美观吧。这种审美观，使他来到了殡仪馆的岗位上，使他用这种奢华的方式装饰他的卧室。这种审美观——把玫瑰、花朵和漂亮的东西混在一起做成吃的，其中的理念跟把死人的身体也弄得漂漂亮亮的想法如出一辙——和我个人的审美观背道而驰。这些事情的穿插混合使我心烦意乱。但并不使他焦虑不安。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当初，他丢下手里的尸体，在后面追着我跑到大街上，叫着‘小姐，小姐’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弄明白我为什么急着离开。

“他跟圣詹姆斯街区的无数的印度男人一样，身材颀长，穿着窄腰长裤和大开领的衬衣。即使长相英俊也是芸芸众生。不过，他有着那种特殊的审美观。

“那种审美观，虽然令人惊奇，却并不是一个秘密。对此许多人或许都了解——就像那个年轻老师一样，虽然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起他的名字，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可能也已经习惯了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培训班上的女人们为他鼓掌叫好，其他的人对他冷嘲热讽，或者瞧不起他，像我这样的人则从他身边跑开，因为他吓着我们了。他吓着我了，是因为我感觉他对美的感觉就像一种病；就像某种不为人知、破坏性很强的病毒，通过他头脑简单的母亲传给了他，即使在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六岁了——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自己，都对此浑然不知。”

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那个老师说不清楚列奥纳德·赛德出了什么

事；她也从来没想过要问。或许他已经加入移民大军，到英国或者美国去了吧。我有些想知道，到了异国他乡，列奥纳德·赛德会不会渐渐意识到他的本质；当他想明白的时候，那件曾经使那位老师大惊失色的事情，是不是也把列奥纳德·赛德吓了一大跳呢。

尽管在卧室里挂基督的画像，但他知道他是个伊斯兰教徒。然而，他从何处来，他的祖先从何处来，他可能一点概念都没有。他或许想不到，赛德这个姓氏有可能是赛义德的一个翻版，他的祖父或者曾祖父或许是来自印度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说不定就来自勒克瑙^①；圣詹姆斯甚至有一条街道名字就叫勒克瑙。列奥纳德·赛德对他本人、对他的祖先所有的了解，估计就是他在他母亲位于圣詹姆斯的那座房子里认识到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跟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通过学习，我现在或多或少可以告诉您，我们大家是怎么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可以告诉您，圣詹姆斯这片土地的美洲印第安名字本来应该叫作库穆库拉坡，早期从欧洲来的旅行者把这个名字变成了康克拉波或者是康克拉比亚。我可以看着这些植被，告诉您哥伦布到来的时候那里都有哪些，后来又引进了哪些。我可以重建曾遍布圣詹姆斯地区的种植园。这片土地有记录的历史很短，三百年的人口灭绝，然后是两百年的新人定居。人口重新定居的文件在这座城市里就能查到，就在登记总署的办公室里。只要文件存留，我们就可以追溯被占的土地上的每一个故事。

我可以带您俯瞰那段历史。可是我无法真的解释列奥纳德·赛德的遗传之谜。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生养我们的父辈或是祖辈。然而我们追溯，再追溯，一直追溯下去；追溯到最初的源头；在我们的血液里，骨头里，大脑里，我们承载着成千上万人的记忆。我或许可以说，列奥纳德·赛

①印度北方邦首府。

德的一个祖先来自勒克瑙一个善于舞蹈的族群，族群里那些邪恶的男人们在脸上涂脂抹粉，试图像女人一样生活。但那可能只是他的遗传的一个碎片，真相的一个碎片。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继承的全部特性。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自己的陌生人。

2

历史

鱼胶的气味

我十七岁生日那天，到登记总署当上了一名二等执行文书。那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我中学毕业，即将前往英国，去上大学，这份工作正好填补了这段空档；那是我人生中最为满怀希望的时光之一。登记总署就在圣文森特大街的红房子里。圣文森特大街是我在西班牙港最早熟悉的大街之一。

那时候我是一个乡下男孩儿，而今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只有乡下男孩儿才会像我来到这座城市时那样热爱这座城市。这是一九三八年或者是一九三九年的事。我热爱这座城市跟乡下不一样的一切。我喜爱那一条条铺着砖石、带有路拱的街道，甚至喜爱马路边露天的排水沟：每天早晨，清洁工扫完大街，收拾完垃圾，就打开消防水龙头，用清凌凌的淡水冲刷排水沟。我喜爱那一条条人行小道。许多房子都有一种特定风格的装饰性篱笆墙，一侧是一座大马车门或是马车门，通常是用瓦楞铁皮做的；中间是一个雅致的小门，直通前门。这些前门是合金焊接的框架，铁丝缠成生硬的花纹，门顶则是阿拉伯式的绞花。有的会装有门铃。我喜爱人行道会多伸出一点到那大大的侧门里（方便马车或汽车进到院

子里，尽管有车的人家少而又少)。我喜爱那一盏盏街灯；喜爱那一座座广场，广场上种着树，有铺就的小径，摆放着条凳；喜爱城市里按部就班的生活：从一大早清洁工拿着的扫把，到扔到前门台阶上的报纸，到早晨过半时马拉的运冰车。西班牙港很小，真的，人口还不到十万。可是在我看来已经是个大城市了，一切设施都相当齐全。

最早那些日子里父亲是我在这座城市的向导。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带我来到市中心，领着我走了两三条主干道。星期天非常安静，如果你想要做些出格的事儿，甚至可以离开人行道，在大马路中间行走。弗雷德里克大街两边都是大商店。我对圣文森特大街更感兴趣。这条大街在较低的那一头，离港口不远，是报社一条街，《特立尼达卫报》和《西班牙港报》在大街两边面对面。我父亲在《卫报》报社工作。那是一份更重要、更现代的报纸。在人行道上就可以看见那一台台新机器，硕大的滚筒，以及未折页的印了新闻的长长的纸带，还可以闻到机器、纸张和印刷油墨那温热的气息。所以，几乎在我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种新的激动，纸张、油墨以及紧迫的印刷所带来的激动，就感染着我。

后来我渐渐地了解了这条街较高的或者说是上首的部分。给我做裤子的那个裁缝，他的裁缝店就在圣文森特大街。有一天父亲带我去了那里。那个裁缝名字叫纳扎拉里·巴克什。他的店铺门脸朝西，门前的人行道上方垂直悬挂着一道白色的遮阳帆布帘，免受太阳西晒。他的名字就漆在遮阳帘上。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印度人，或许是由于阳光的缘故吧，他站在裁缝店靠里的地方。他长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像是镶嵌在那更黑的眼窝里，稀薄的头发向后梳得平平的：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对我父亲很是友好，但对我就很一本正经，比我期望的大人的态度还要正经。我期望的是，自己被正式引介时，大人会对我和我的“聪明劲儿”表现出一些惊奇。那条薄薄的皮尺挂在纳扎拉里的脖子上，就像他不苟言笑的外表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他的裁缝手艺怎么样；但是这一介绍使他的样子成了我心目中“裁缝”的形象。我觉得其他任何人都不如他更像个裁缝；西班牙港其他的裁缝在我看来都是冒牌货。某段时间我了解到他是个伊斯兰教徒。起初这一点并没有使他显得不那么亲近；然而之后，随着印度独立和南亚次大陆的宗教隔离，那种我与他不同的概念渐渐浮起，尽管我仍然一直去他那里做衣服。我去英国带的衣服就是纳扎拉里做的。

我后来听说，他的很多活儿都来自本地警察；他给他们做警服。对我们这些他的印度同胞来说，这算是纳扎拉里传奇和成功的一部分了。警察总署就在他的裁缝店对面。那是西班牙港的一座重要建筑。这座大楼与众不同，高高的灰色墙壁用石块和碎石砌成。我后来学到的知识让我认出，那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风格。当时，那堵粗粝的灰色前墙，后院露天平台里的那些带尖角的红色拱形纪念碑，似乎恰恰就跟警察总署相匹配。

一座小城，一条小街道；却也需要时间才能了解。比如说，我对法律和律师都没有兴趣，很多年都没留意过这条大街的那一带，就在法院对面，律师都在那儿。然而有一天，我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黑人律师的“事务所”——一个古怪的词。

这件事发生得很晚，那时我中学刚毕业。我在学校学业非常优秀，大家都知道——人们通常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我获得了一项奖学金，即将出国留学。那个律师的儿子跟我一直是同学，一天，他说想带我去见见他父亲。我们就去了他父亲的事务所。事务所就在圣文森特大街上，占据了整整一座房子，一座很小的西班牙时代遗留下来的名副其实的西班牙港的缩影。这可能是最早的民居之一，或许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那时这座城市不过初步成形。我估计，这些早期的房屋大都这么小，这么拥挤，因为那时候街道都延伸得很短很短，离房屋不远就是灌木丛和种植园了。

事务所小小的前厅里坐满了黑人，都是普通人，在两张长条凳上紧紧地坐在一起，两条长凳面对面放在光溜溜的地板上。小小的前窗百叶窗的条板上落满了大街上的灰尘。在那粉刷过的墙壁上，可以看出这些年在长条凳上坐过的人们把肩膀和脑袋靠在墙上歇息的印迹。我见到的这些人沉默不语，耐性十足，跟在卫生局等待免费药品发放的人一样。明亮的眼睛、亮闪闪的面庞、尊敬的表情：黑人们来到他们自己人这里，不在乎不舒服，不在乎寂静，不在乎等待，那个小男孩刚到就径直进了大人物所在的内室，他们对此也毫无怨言。那间窄窄的小等候室里的氛围是我前所未有的。

在里面那间更敞亮、更凉快的房间里，那个律师只穿着衬衣，律师袍挂在衣架上。那些法律书、夹着旧文件的旧文件夹、事务所里脏兮兮的样子、虫蛀了的隔板，所有这些都使律师这个职业看上去非常枯燥乏味：很难想象出，在这个房间里完成的事情能挣大钱。

我们互相寒暄了好一阵子，这之后我便不知道该对这个律师说什么了。而他好像也一样茫然；他似乎只用看看我就满意了。我倒是有一个愿望：看看办公桌下面律师的皮鞋。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跟他儿子读小学四年级或者五年级的时候，他儿子就跟我说过，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绅士，只要看看他的皮鞋保养得如何。

我的朋友并没有帮着活络气氛。他一进里面的办公室，态度就变了。变成了个乖儿子，家里的宝贝，那个不需要努力的人。此刻他似乎对找到一瓶冷饮更感兴趣。他跟这个大律师非常随便。

律师的名字很有名，叫伊万德。在这尴尬的时刻，我能想到的只是问问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他说：“我父亲崇尚教育。取这个名字是他赋予我理想抱负的方式。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过，他出生在一八六七年或是一八七〇年。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久以前了。如果你要查一下，就会在《荷马史诗》里找